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春秋權衡卷十 公羊三

宋 劉敞 撰

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公羊以謂突之名奪正也非也突之不正明矣雖勿名之可勿奪乎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公羊以謂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歸者出入無惡非也如忽之奔蓋有不得已亦何惡乎若以為惡猶有可諉未知突之簒國亦何故出入無惡乎以謂突之言歸順祭仲也夫突親簒兄奪國以順祭仲

而得言歸忽本宜為君者也方其出亦何獨不使順祭仲乎在突之入則得順祭仲而使為入無惡在忽之出則不得順祭仲而使為出有惡如是春秋乃助突而不助忽也不亦悖乎何休曰忽之出惡者為不如死之榮也亦非也公羊許祭仲為知權者固以祭仲為能以生易死今又責忽之不死若忽死為是則無以權許祭仲若忽生為是則又何生之榮而言祭仲則欲其以生易死言鄭忽則欲其以死易生不亦惑哉不亦惑哉孔子

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鄭伯突入于櫟公羊曰曷為不言入於鄭末言爾非也實入于櫟未入于鄭豈得言鄭哉何休固據陽生為此夫陽生入陳乞之家者誠在齊也又何疑乎衛侯入於夷儀蒯聵入於戚公居於鄆皆一例爾

伐鄭何休以謂征突非也蓋休不知之

十六年公至自伐鄭何休曰致者善公非也元年不致以為奪臣子辭二年致以為深抑小人令書致以為善

公行義桓會不致以為無憂可危如休之言致者乍善乍惡乍安乍危無一可通也

十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趡何休云本失爵在名例中朝桓公稱人令此不名者明元功之臣有誅無絶非也若元功之臣有誅無絶故儀父雖有罪猶不失初褒則滕侯薛侯未嘗有罪一褒之後便黜稱伯子何也

及齊師戰于奚何休云云者鄙俗之言耳

蔡季自陳歸于蔡何休以季不稱弟者見季不受父兄

之尊非也以季為名乎季未命為大夫則名氏不通以季為氏乎先君已沒則不合稱弟理適然耳諸休所稱者皆非也

葬蔡桓侯何休云奪臣子辭非也春秋之時禍亂有甚於封人者未聞奪也

十月朔日有食之何休云云者非也日之食非專為魯春秋豈得強附著之魯哉聖人之說災異欲人懼耳非若眭孟京房指象求類如與鬼神通言者也

十八年葬我君桓公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非也君弑臣不討賊非臣子不復讎非子復讎者以死敗為榮故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齊襄公復九世之讎公羊賢之奈何為讎在外則勿復乎必曰量力而動不責逾國而討者又何以稱復讎者以死敗為榮乎伍子胥借吳之力以復楚公羊是之即以量力不責者如子胥乃可耳焉有據千乘之勢而知讎不報乎

莊公

元年夫人孫于齊公羊曰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非也夫人始與公俱如齊公薨喪歸則夫人固亦歸文不得特見耳非為念母特貶之也且公羊例夫人行唯奔喪致姜氏之不致適宜矣又何疑乎弟子不曉故妄問之公羊子忘其本例遂妄對之實說公薨於齊事起夫人而國人初不知也徐而知之則共責讓夫人夫人用是奔耳

單伯逆王姬公羊以謂單伯者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非也春秋之義許人臣者必使臣若以命於天子之故而不名是使不臣也又禮曰君前臣名公羊說公子糾不稱公子亦曰君前臣名豈有已國大夫受已君命但以命於天子遂得不名乎且公子糾異國之人單伯朝廷之臣於外國之人則正君臣之禮朝廷之臣反不務正君臣之禮甚可怪也又所謂命於天子不名者禮經未有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亦非也文何不曰天

子使單伯逆王姬凡天子嫁女而使魯為主必有告命魯既受命則使人逆女禮也何至天子自召單伯使之乎且主嫁女者魯侯也非單伯也天子何乃專召單伯而使之此事之不然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公羊曰加我服也非也周人雖愚豈以其衣服車馬而畀既葬之人哉且何以為儀

齊師遷紀郱鄑郚公羊曰遷之者取之也為襄公諱也非也有遷而不取者有取而不遷者有且遷且取者春

秋據實而書耳非諱也以遷邑為愈乎宋人遷宿公羊以謂當坐滅國然則齊師取邑諱從遷邑實言遷邑復坐滅邑安在諱也且襄公獨非懐惡而討不義者乎其何諱焉

二年公子慶父伐於餘丘公羊以謂於餘丘邾邑也非也公羊見邑不繫國若可疑者悉附之邾婁爾何休云慶父少將兵不譏者從不言弟意亦起之其意謂公弟也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不言弟又何起哉

三年葬桓王公羊以謂改葬非也若誠改葬應曰改葬如改卜之類矣今不言改非改葬也何休云常奢改葬葬非其宜故惡録之按休所引皆讖記也理不可信説者又謂坐義云王崩七年改葬必然也夫世衰禮廢何事不有豈能必桓王前已葬哉固當據經文無改葬足以為實矣

紀季以酅入于齊公羊以謂賢紀季服罪故不名非也原春秋所以不貶季為畔者以季受命於紀侯也若齊

欲滅紀紀季不能同心守國專析其地以事讎敵外託服罪實私享其利者是春秋所惡也且春秋貴死位無緣以專地事讎之人而輒褒之此明齊紀本非讎也襄公貪其土地紀侯自見不忍鬬其人又恥事惡人欲棄去之師法太王而患宗廟滅絶其心又未滿故使紀季以酅入齊為附庸也是紀侯輕南面之位而惜百姓之命不患終身無位而憂宗社之祀其仁心忠厚最為春秋所賢者也趙鞅入於晉陽以叛以無君命雖有功不

除其惡假令季寤服罪以存宗廟猶與趙鞅無君命等耳不得沒其叛又稱其字也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以為滅也不言滅為襄公諱也非也文稱紀侯大去何以謂之滅乎蔡侯弒父惡莫大焉楚子討之書曰楚子虔誘蔡侯般者固惡其懷惡而討不義也紀侯九世之惡不深於蔡般齊襄懷惡而討不義不減於楚子而春秋深抑紀侯以難明之事專信齊侯以一偏之辭何哉且烹哀公者王也非紀侯也

紀侯有罪罪在譖人不在烹人何滅紀以為賢哉以辯持之以曲通之公羊之義固勝以道觀之以義推之公羊之義未有一可也

齊侯葬紀伯姬公羊以襄公為賢吾既言之矣

公及齊人狩于郜公羊以謂實齊侯也非也春秋有不待貶絶而見罪惡者若實齊侯書之乃宜矣又何更之乎

五年倪犂來來朝公羊曰犂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

也非也諸侯無生名凡生名者為貶之耳

伐衛公羊以謂不言納朔辟王也按公羊以納為篡然

則書納足明其罪矣今不務襃貶而反隱惡非春秋之

意也

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公羊以謂實貴子突繫諸人耳非

也衛人不臣王不能誅也遣貴子突救衛不能克也書

王子突適足以見其微矣此亦不待貶絶者何有繫諸

人哉

衛侯朔入于衛公羊曰其言入何何休云據頓子不復書入非也去年五國納衛侯實不能入今衛侯因利乘便遂能自入也納則言納入則言入初不相干無所多疑也推公羊之意所以為若言者蔽在以納者入辭也不知納者自納辭入者自辭入爾以謂不然無為去年冬諸侯既入之今年六月乃又入也何休又云不書公子留出奔者天子本當絶衛不當復立公子留亦非也休以據百二十國寶書作春秋若留者無宜不書故云

爾仲尼曰興滅國繼絶世有王者作猶曰興之繼之況以一朔之惡遂絶康叔之祀哉理不通也推不通之理欲以成百二十國寶書之驗而不悟違失聖人之意可憫笑者此也

公至自伐衛公羊曰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何休又說二國一國之别皆說亂不經有為而為非凡例之體故不詰也

齊人來歸衛寶公羊曰此衛寶也齊人曷為來歸之衛

人歸之也非也宋人致鼎謂之郜鼎鼎本郜物也齊人歸寶謂之衛寶寶本衛物也事類相明無足可疑豈以謂之衛寶則必衛人歸之彼郜鼎者豈必郜人送之哉且經書齊人來歸至明白矣又何云乎

七年星隕如雨公羊説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此妄語也若令不修春秋其文如此仲尼何得改之乎若彼言雨星非必衆星也今言如雨則衆星必也是仲尼横設不實之事以迷罔後

人也又仲尼不書尺而復若實尺而復無為不書若尺而復不足書如雨亦不足書何者如何休之言以隕則為異耳

秋大水無麥苗公羊云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非也若春秋一災不書豈爱民之謂乎計公羊之意謂當是時麥強而苗弱苗當先敗麥當後敗不當先書無麥也審如公羊言一災不書待無麥乃書無苗則何不曰無苗麥乎

八年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公羊以謂託不得已也非也仲尼豈為不實無狀以迷人哉觀聖人諱國惡者有之矣亦不從而為之辭而已夫從而為之辭者此小人之事也何以辱春秋

甲午祠兵公羊以謂為久也非也若魯欲以夏月與鄰國之齊共伐郕何至正月出師自取淹久乎

成降于齊師公羊以謂成者盛也諱滅同姓也不言降吾師辟之也非也實共圍盛改謂之成實滅其國改謂

之降實降于魯又獨言齊皆非聖人之文也凡聖人諱
國惡亦在可諱之域不在不可諱之域如改白為黑曰
巳為人豈獨非道亦不可傳世矣春秋之書要在無傳
而自通非曲經以合傳也且所貴聖人之文者不貴其
革易名字以惑人也如必革易名字然後可見褒貶諱
避者誰不能為春秋哉
師還公羊曰病之也曰師病矣非師之罪也然則理實
貶之何言善之乎又凡春秋所刺譏苟滅國伐邑誰則

非君之罪乎既曰君罪師則無罪何至於此獨以為非師之罪乎則彼不記師還者皆非君罪而師罪乎

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公羊以謂不沒公者齊無君也非也齊之有君猶當沒公齊令無君何以反不沒公且以不沒公為尊內邪按高子來盟公羊云不稱使豈我無君蓋以謂君不行使乎大夫也春秋尊魯魯無君猶不使齊侯敵魯大夫若齊無君春秋何得斥公以敵齊大夫哉又曰何以不名諱與大夫盟也何休曰是時

齊人来迎子糾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爲是更迎小白吾謂魯若不與齊糾者何緣與齊大夫盟所盟復何事哉公伐齊納糾公羊云納者入辭也非也納者納辭耳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非入辭也又曰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亦非也有伐而納者有圍而納者有未嘗伐未嘗圍而納者各據實書之耳又云糾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非也糾失國在魯本非魯臣何以責以君前臣名乎且若稱公子糾則可謂非君前臣名乎

齊小白入于齊公羊云以國氏者當國也非也凡言當國之説皆無通例不可條貫吾於州吁弑其君既言之矣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羊曰内不言敗此言敗者伐敗也非也若魯實以復讎而戰者春秋不宜不言公若以復讎者在下故不言公春秋豈奪人臣子意哉臣有善言君行之則君善也故書曰股肱良哉言一體也奈何以復讎者在下則不以其美歸公哉且謀之者

臣也行之者君也臣謀而君不行貶君可也臣謀而君行又欲何嫌

十年公侵宋公羊曰麤者曰侵精者曰伐似近矣未合也又戰不言伐是也戰重也其曰圍不言戰則非也圍未必重於戰不可詳圍而略戰

宋人遷宿公羊曰以地遷之非也直宋人以其力遷宿使臣于已無説還之與不還之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公羊曰我能敗之

故言次也何休云二國纔止次未成於伐不知二國之師進至於乘丘而我能敗之邪抑亦退至乘丘而我能敗之邪今推傳文及注意是自郎進至乘丘也然則郎非近邑桓十年來戰于郎何以謂之近乎圍邪彼時至郎則恐見圍此時至郎則猶未成於伐郎一地也何二三乃爾乎

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以謂荆者州名也非也楚之有荆號非一日也詩云撻彼殷武奮伐荆楚

非孔子改之也且楚在荊州以其强大故抑而謂之荊若荊州之地復有一國彊若楚者當有兩荊不亦妄乎又徐亦夷也徐在徐州不聞以州名名之則徐猶荊也可得謂徐者州名之乎又曰國不若氏亦非也甲氏潞氏同為赤夷而國殊族異故分名耳譬猶漢之西域乃有三十六國總而名之謂之西域析而名之自然分別有何怪而强云進之稱氏乎又曰氏不若人假令赤狄治行益修者可云晉師滅赤狄甲人乎又曰蔡侯獻舞

何以名絶曷為絶獲也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亦非也按公羊謂秦者夷也匿嫡之名然則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何故與夷狄獲中國邪凡春秋有獲某人者有以某人歸者文自不同非一物也以理言之獲蓋暫得以歸蓋就虜而不恥者

十一年宋大水公羊云外災不書此書者及我也按春秋内其國而外諸夏若水災及魯自可記魯災而已無為詳宋而略我也公羊以百二十國寳書為據故云爾

非實可信也

王姬歸于齊公羊云何以書過我也非也元年所書逆王姬及築館者皆以非常書則知常逆王姬及築館不當書故此王姬書歸而已若以謂過我而書者自周之齊何乃過魯

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按公羊例曰會猶最也及汲汲也信斯言者柯之盟曹子手劒以刧齊侯可謂非汲汲乎而不稱及何哉或者為公羊文過以謂諱之按春

秋但不書取汶陽田足矣又改及為會則是都喪事實使後人無由察其是非豈聖人意乎

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公羊云後會也非也伐宋之時魯本不預謀後聞乃遣大夫往會之耳與陳侯如會同意非後期也

十七年齊人執鄭瞻公羊云書甚佞也按春秋未有微者而得書於經若瞻為大夫而未命又何以别乎多麋何休於此云云者非春秋意也不曰為災乎

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公羊以謂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非也若未至而禦何得謂之追乎此不待攻而自破者雖多言煩說猶不可解也又曰于濟西者大之也此欲引追齊師至鄗以立襃貶耳彼自以弗及故得書至又何足據乎

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公羊以謂媵者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陳人者陳侯也非也云公子結以妾媵歸陳侯之婦則文理不成又無故貶損陳侯使

從人稱非正名之義蓋媵者送女也陳人者陳大夫也不煩說矣又曰諸侯一娶九女諸侯不再娶亦非也假令諸侯之正妃卒則右媵攝事右媵復卒則左媵攝事而左媵復卒豈可以宗廟社稷與衆姪娣共之哉獨不為宗廟社稷乎禮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由是而言宗廟不輕於族人國君不輕於宗子宗子猶不以妾為婦國君何故反得以妾為婦哉然則諸侯自合再娶再娶者不備三歸可矣昔武王崩成王年十二若不再娶

安得此子哉茍令武王三十而娶其后亦二十而嫁比武王之崩后亦八十三矣計生成王時不減七十此非人世所有也可得强云不再娶乎成王又自有母弟事皆驗著非一娶明矣

二十年齊大災公羊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非也春秋何以不言大瘠大痢而亂火災之名乎又曰何以書及我也亦非也春秋豈其詳外而略內哉

二十二年肆大眚公羊以謂譏始忌省也非也經云肆

大旨而傳謂之忌省其文與其理不可訓解蓋不足難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尋何休之意以謂大夫相殺也非也稱人則是殺有罪之辭耳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夏五月何休於此云云者非也

公如齊納幣何休云實淫泆不可言故因其自納幣見

之非也公不當喪娶又不當自納幣此春秋所貶也又何起淫泆之有

二十三年公至自齊公羊云危之也公一陳佗也非也有致善有致不善皆妄說也不可以通

蔡叔來聘何休云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使若我無君以起其當絕非也假令莊公外淫天子詎能便知之而春秋責其聘小人乎

公如齊觀社何休云諱淫也非也假令君子諱國惡豈

可虛出不然之事以文過飾非乎

荆人來聘公羊云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非也稱人即其大夫之辭耳何休乃云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化修聘禮當進之若然者隱二年會戎于潛何不曰會戎人乎且荆人來聘明非其君自來矣今所言州國氏人名字爵七等之制皆進退人君者也如之何又欲移用於其臣乎何休又曰不繫國而荆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若然是後何不且書楚氏而遂足與楚人

盟于扈公羊曰危之也妄說耳

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公羊曰曹無大夫非也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聖人作春秋豈遺之哉又曹伯伯也鄭伯亦伯也若以小國故無大夫鄭亦宜無大夫豈獨曹哉今公羊不曰鄭無大夫而獨曰曹無大夫似見曹之大夫著於經者少耳非確語也

赤歸于曹郭公按此一事推尋傳注初無義理不知先儒顛倒繆妄何乃至如此

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何休云稱字敬老也非也春秋以名字褒貶非有殊功異行亦不輒字之藉使女叔實有賢行則稱氏為不見矣

衛侯朔卒何休云云飾非之語也無可信用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何休云書得禮非也若得禮則春秋當不書矣

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公羊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非也若于社為得禮春秋亦當不書矣

公子友如陳按公羊例母弟稱弟此公弟也則何以不曰公弟乎吾於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既言之矣

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公羊云不名衆也然則殺三郤何故名乎又云不死於曹君者也宋殺其大夫又何以辨哉凡公羊以大夫相殺稱人而君殺大夫稱國而不論大夫有罪無罪故使曹宋同文異義是非臆斷也又曰此蓋戰也滅也亦非也曹覊雖賢何能掩君滅之禍乎以曹覊之賢遂諱曹伯之滅又何義乎晉之假道於

虞也宮之奇諫推宮之奇之賢則無以異於曹羈矣春秋為曹羈諱曹伯不為宮之奇諱虞公何哉

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羊云通乎季子之私行非也文稱如陳非私行也且當是時内難未作何避之有若以季子見幾遠舉者是謂忘宗國之亂而貴一身之全非賢智也且季子於此奔陳亦見釁端已成乎則莊公既病而召季子其釁端宜益深矣季子何以得入而與國政夫莊公病季子羈旅在外一旦召至授之

權柄人莫能禦者此明公子牙之徒禍猶未已也若彼之時禍猶未已況去莊公歿尚數年而遂云避内難出奔乎且季子與其奔也孰若勿奔以銷解其謀詧識其勢若孔父之禦亂也而胡為背君損國使回皇於亂臣之手此皆事之不然者也

杞伯來朝何休云不稱公者春秋黜之非也吾既言之矣

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公羊曰

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非也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當此之時公羊以晉師夷狄之不若則何以不使楚子主之豈晉師未有罪楚子有罪乎是何自相反也又曰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亦非也荀衛未得成師則春秋曷為書以偏戰之辭此為不知春秋之文甚矣

冬築微大無麥禾公羊曰諱以凶年造邑非也築微在冬初五穀畢入然後制國用在冬末故有前後耳豈故

諱哉

二十九年城諸及防何休云諸君邑防臣邑非也臣之有邑臣之祿也可得而專乎苟不可專則臣邑猶君邑也且假令俱臣邑者文可曰城諸防乎則與彼須朐何辨焉

三十年齊人降鄣公羊曰紀之遺邑也非也紀滅久矣猶存鄣乎又曰降之者取之也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亦非也取之固曰取之降之固曰降之遷之固曰遷之

非可相假借為諱避也齊人降鄣猶曰宋人遷宿遷之不可諱為降也猶取之不可諱為遷也文如日月不可巧誣而猶云云多見其惑也

齊人伐山戎公羊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蓋以操之為已蹙矣非也屬桓公取鄣諱之為降又近上滅譚滅遂亦無所貶夫桓公滅中國而不貶今伐山戎而貶侯以人此可謂識輕重乎且誠春秋意者是開桓公得滅中國而不得伐山戎也此所謂小辯破道小説害義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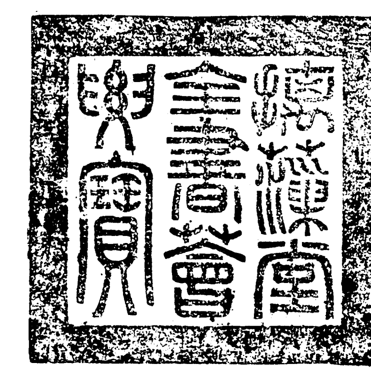
子之所疾也
三十一年築臺于郎公羊云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非也譏在築臺不在臨民若不臨民臺可為乎臺若不可為雖不臨民雖不臨國雖不臨遠猶譏之也何必以三者限之
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公羊云不稱弟殺也其意欲以不稱弟起牙見殺非也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不稱弟又何故哉大凡君殺大夫舉當言殺外則見其專殺之罪

内則分別善惡之趣今季子誅牙内得親親之理外得尊尊之義春秋無所復責故平其文使若自死然孔子曰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自三桓始也正謂此也不稱弟適其常文又何足據乎若謂刺公子牙則猶當坐殺大夫何休曰莊不卒大夫亦非也彼溺不卒者自以非執政故爾何謂莊不卒大夫哉

公子慶父如齊何休云奔也非也若奔而言如是春秋縱有罪也而曰起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亦非也若

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但不殺之緩追逸賊書奔足
矣又何故改之為如哉焉有臣殺其君不成而出推親
親之意遂并諱其奔意者獨慶父可親親哉子般不可
親親哉且季子不殺慶父非義也故季子曰公子不可
入入則殺矣由是言之緩追逸賊者季子之心也如慶
父居國而不去季子安得而不殺且當殺之又何有諱
其奔

春秋權衡卷十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舉人臣張慎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權衡卷十一 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權衡卷十一 公羊四

宋 劉敞 撰

閔公

元年公羊曰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又曰既而不可及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非也慶父弒般欲取其國是時季子力不能誅故遁逃他國爾設令季子力能誅之則慶父誅死矣何謂不探其情乎

齊仲孫來公羊曰公子慶父也非也孫以王父字為氏

此乃慶父之身也未可以稱仲孫且經實繫之齊若之何謂魯仲孫哉此不近人情之尤者

二年公薨公羊云云說同元年

公子慶父出奔莒何休云慶父弑君不當復見所以復見者起季子緩追逸賊也若然何不但書公子慶父如莒以與莊三十二年之文同哉彼時起季子不探其情故言如此時亦不探其情何故不言如知彼所說妄矣實說慶父使人殺般般本季子所欲立者故季子出奔

慶父因立閔公不知慶父利其幼少易取之邪將亦其勢未可得國邪閔公既立則誅弑般者而歸罪焉又名季子而用之焉不知慶父之意欲厭民心邪欲自解釋於國人邪季子知力不足以討慶父故與之並立於朝已而慶父又弑閔公而國人皆從季子莫從慶父故於是出奔於莒此其正也

高子來盟公羊曰不稱使我無君也非也齊高子楚屈完文義一也不可復附異説矣且慶父出奔則僖公已

立也高子稱來盟則僖公之盟也何謂我無君乎公及齊大夫盟於暨當是時齊無君文不沒公即魯無君何故沒齊侯哉此自相反也

僖公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曰救不言次言次不及事也邢已亡矣非也有救而次者有救而不次者有次而救者有次而不救者事自如此春秋明書之耳何足以起邢亡乎又曰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亦

非也文先次後救即譏其怠惰矣何諱之有公羊以百二十國寶書為據故如此說耳又曰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亦非也向謂救言次者不及事也令謂先次後救者君也若令救時及事春秋自不書其次不書其次遂無以見其是君此語自相伐也又春秋所書救正欲其急病拯危耳若頓師安次則失救國之義理不得不書所次以見之理既當書不得云救不言次也救不言次似道仲尼作經見救國及事者則不言次見救國

不及事者則加言次如此是卒已作經非復傳信也又公羊說伐楚救江云為諼也夫伐楚之與次于聶北其文不同而勢同也為諼之與舒緩其意不同而指同也為諼者不直赴所急而更伐他國舒緩者亦不直赴所急而淹止他邑文為事生非為辨君臣也又次于聶北救邢者惡其不直赴所急乃遥為邢援而已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者言其本當救晉中有難故止於雍榆也論二者之文則有相似論二者之情則終始不同

情變而文異亦其宜也且謂大夫將必先通君命乎則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亦何不先救後伐哉又曰不與諸侯專封亦非也經有救邢又有邢遷救邢則邢未滅之辭也邢遷則邢自遷之辭也邢能自遷諸侯城之而已非邢亡又非專封也何得與衛一例哉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公羊曰此一事也非也三國以春救邢以夏城之同事異時何謂一事乎

獲莒拏公羊謂莒無大夫吾既言之矣

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曰使虞首惡非也春秋之例主兵者序上蓋惡兵也虞實主兵矣又何使之首惡乎何休云晉至此乃見者晉楚俱大國後治同姓也不知春秋之作小國先治邪大國先治邪若小國先治齊秦晉宋俱當後見也若大國先治杞莒陳蔡俱當後見也令一後一先知其妄亂都非統理其要欲就百二十國寶書語耳又哀公元年隨侯見經不知隨者大國邪小國邪若大國宜與齊晉相緣見經若小國宜與莒杞

相緣見經又不知隨者同姓邪異姓邪若同姓邢衛亦同姓也若異姓莒杞亦異姓也如彼都無所説此獨紛紛何哉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公羊以謂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以為其餘皆莫敢不至也非也即實四國會豈可辨哉且四國會盟多矣難以推類為褒又江黃者何必極遠之國乎周末時諸侯分争水絶壤斷不相往來齊魯之儒未嘗涉江黃之境及聞其名如在海外

矣故號以為最遠

三年徐人取舒公羊云易也非也若實滅國豈得言取何休云易者猶無守禦之備亦非也若諸侯有守禦之備豈有能滅之者哉諸見滅者皆無守禦備也豈獨此乎又獨以無備之故變滅言取是輕滅國之科同於取邑春秋豈為爾哉

會于陽穀公羊曰此大會曷為末言爾此非問也春秋會而不盟可勝言乎其能必令此盟乎且謂末言爾者

仲尼之意乎桓公之意乎若仲尼之意者是其本盟而令隱之欲以成就桓公仲尼豈樹私附黨者乎若桓公之意者是本自不盟春秋直據事而書無所獨異也

公子友如齊莅盟何休云託王於魯云云者非也莅者就耳勢不可書莅盟曰來盟來盟曰莅盟無庸飾虚説也

四年蔡潰公羊曰國曰潰邑曰叛非也潰者民潰叛者臣叛非繫國邑為别也

遂伐楚次于陘公羊云其言次于陘有俟也非也若實
俟無為不言屈完來盟于師公羊曰何以不言使尊屈
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按春秋之義大夫不得
敵君故得臣不氏今乃尊屈完使當桓公自相反也又
曰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師在召陵則曷
為再言盟喜服楚也非也盟于師者屈完之意也盟于
召陵者齊侯之意也文為事出非虛加之也何有喜服
楚哉何休乃引國佐為據夫國佐本不來盟於師諸侯

追與之盟耳非此比也
公至自伐楚公羊曰何以致伐楚叛盟也按諸致例有可通者有不可通者其歸多妄不足守其一遂信其二
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公羊曰内辭也非也此實自朝其子耳譬如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之類文理不疑何謂内辭
鄭伯逃歸不盟公羊曰其言逃歸不盟何不可使盟也非也公羊嫌上會實有鄭伯中云諸侯盟于首戴若鄭

伯實逃歸者當在首戴之前故云爾不知鄭伯本自當盟及盟之日更自逃去所以文先序諸侯盟後言鄭伯逃也又但書逃歸則嫌已盟而逃故出不盟者在盟前逃也亦猶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公不與盟尋其先文皆如已盟復得後語乃知不與耳與此相類無多疑也而以謂不使寡犯衆可謂義甚高而理不要

晉人執虞公何休曰稱公者奪正爵起從滅也非也春秋奪者降爵云乎豈曰增爵云乎蓋絶知者之聽

六年圍新城公羊云邑不言圍非也吾既言之矣

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公羊曰脅於齊媵女之先至者非也僖公賢君桓公亦賢君僖公豈受脅於齊者桓公亦豈必欲脅魯者且於文無以見齊脅魯之意異於取子糾歸公孫敖不可為若說

九年盟于葵丘公羊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

非也葵丘桓之盛也孟子嘗言之矣唯以日月為例遂亂於安危嗚呼慎言哉

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公羊曰里克弑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惠公之大夫也非也按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然則惠公之殺里克本以討賊殺之無為不稱人以殺也且夫為國家者不賞私勞就令惠公本因里克得國其可遂不以正義討之乎公羊謂定公受國於季氏而譏其不能致誅即定公能誅

無乃又如里克之不以為賊乎此進退相駁者也又曰晉之不言出入踊為文公諱亦非也鄭詩序曰公子五爭春秋唯有突忽見經不知復誰為謂乎凡諱施於功德已著猶有可諉今重耳之美未見而為之探情諱過不亦誣人哉

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曰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非也吾既言之矣

沙鹿崩公羊曰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非

也聖人庸能獨知沙鹿崩為天下異乎傳曰子不語怪若知沙鹿崩之為天下異者可不為怪乎又曰沙鹿河上之邑亦非也此自山名之不須繫山者以可知故也書禹貢導淮自桐柏導河自積石桐柏皆山也而不繫山至言荆山岷山則皆繫山者亦可以曉故也

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公羊云晦者冥也非也晦者晦朔耳又曰夷伯者季氏之孚也亦非也當是時季友未卒公亦未失政欲推天假命以就災異非聖人之

意矣至使漢世儒者爭言陰陽詆毀善人其患豈小哉

十六年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公羊云是月者僅逮是月也不日者晦也非也夫晦朔者天之所有春秋取朔棄晦何當於義乎此乖僞之深者又成十六年實書晦朔晦朔之相發猶首尾也尚何云哉

季友卒公羊云其稱季友何賢也非也季友之賢在莊閔之閒於彼稱季子足矣獲莒拏不加褒焉死何乃復言之乎且若稱季友爲賢稱仲遂亦可謂賢矣

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何休曰稱氏者春秋前黜之非也英氏者國也國之號或一字或二字或三字非若甲氏潞氏也今縣有尉氏者亦可封國又何謂乎

夏滅項公羊以謂桓公滅之非也桓公雖信賢豈宜滅人哉且桓公既已功高天下而威震主矣又戕人滅人此春秋所惡也而反為之諱是開有功者得横行天下而無忌憚也且桓公與山戎戰春秋貶之降侯為人夫戰山戎孰與滅中國滅中國反可諱以功除而戰山戎

反不得此皆迷惑不然者也

十八年宋師及齊師戰于甗公羊曰曷為不使齊主之

與襄公之征齊也非也晉荀林父及楚子戰于邲寧𠕒

亦曰與晉荀林父之征楚乎所異於晉者何哉

邢人狄人伐衛公羊何休曰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非也

春秋之法内諸夏而外夷狄夫外夷狄者夷狄亦外之

是以仲尼稱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亦謂救災恤

患乃中國事也夫中國至大不能無禍而待荒遠者憂

之吾見禍以益多憂以益長甚非仲尼意也

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何休云名者葵丘之盟叛命者也非也若其誠然應曰宋公執矣休又云不為伯討者執之不以其罪亦非也若其誠然則何故名休又云所以著有罪者為襄公殺恥予謂為襄公殺恥者書宋公執之足矣且襄公執人之君不得其罪所以使覇業不就者此也直書其失以示後世不亦明乎又何殺耻之急

鄫子會盟于邾何休於此說為襄公諱之意委曲附會非聖人本指也且襄公以不能盡用道故致大敗功未足以及人徳未足以懷遠尚何可貴而春秋事事諱之此蓋徇己之私説非通方之大經

二十年邿子來朝公羊云失地之君也非也若失地之君何得言來朝朝者施於有國有家之辭爾又公羊以邿滅在春秋前按春秋以來且九十年矣邿子失地殆三世矣猶能自歸同姓躬行朝禮無乃少不近人情乎

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羊以謂雖文王之戰不過是也非也如公羊之意惑於泓及河曲而已泓雖水名其陸地猶可以水名之若謂必令如河曲者遇於魯濟豈真遇於水中乎敗於潰泉豈真戰於泉中乎令天下以水名地者尤多不必居水中乃得以水名也且文王何容易哉德不加焉則不以力爭義不過焉則不以威制漸之以道摩之以仁而四方自服爾故詩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如是而伐崇猶再駕

而降愛民之至也今襄公退不務修其業而進徒守咫尺之信夫其守信誠是也則不若緩脩吾德無亟大功以殘百姓也今論其守信之節而忘其殘民之本而以比之文王其不知聖人亦深矣且夫守信而不詐戰於楚人則有恵矣無徳而求大功於己國則不為頼矣未知文王獨為爾乎

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公羊以謂不能事母者非也王者不孝宜去天以見今不去天知其非不孝也何休

又云下無廢上之義得絶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嗚呼後世所以多廢置之禍也不亦謬乎

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公羊曰不名者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内娶也非也文稱大夫是有大夫非無大夫明矣且君娶一卿而一國之内何得悉無大夫哉凡妻之父母所不臣也至其等列禮不及也何謂無大夫乎詭僻不經乃至於此可憫笑者此也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公羊曰何以不言遂兩之也非

也頃子之奔由陳攻之故楚必圍陳乃得納頓子其文與其事詳矣盡矣不可加矣豈得言遂哉遂者生事也非此之比也

公會衛子莒慶何休曰莒無大夫書慶者尊敬壻之義劉子曰推此言也觀之其妄可勝計乎

二十六年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公羊曰其言至酅弗及何侈也非也以公追人就令勝之尚何可侈哉且是後齊復伐我此明齊不畏魯甚矣數見卑侮猶自以為大

如此乎君子之無恥也

楚人滅隗以隗子歸何休曰不言獲者舉滅為重非也獲之與以歸非一物也何得并言之

楚人伐宋圍緡公羊以謂邑不言圍言圍刺道用師也非也圍緡者乃楚人將卑師少爾伐齊者則楚師將卑師衆爾何以强配合之乎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何休曰稱師者順上文非也踰國而乞師是必求多非求少也若少魯亦自能辦之何苦

外求乎故此自楚師無疑也何休欲顧上圍緡時意故析之爾又所為圍者非旬日所能為者也説楚人道用其師於伐宋則庶幾信矣何者伐非久事也説楚人道用其師於取緡亦庶幾信矣何者取邑未必久也今正圍邑久者或累年短者或累月公又安能得其衆伐齊取穀乎且由楚至魯非近地也伐宋圍緡非易事也由魯至齊又非一日也勝齊取穀又非一日也自齊還魯又非一日也用一冬之間往返如此此可信乎

公至自伐齊公羊曰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原公羊之意者謂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則今得意不當致伐故如此問也曰何以致伐者是問不致會而致伐也然伐齊取穀者獨公以楚師自往耳無諸侯之會也非諸侯之會則不得致會此理之適然耳公羊子迷妄其本末遂强云患之興必自此始何休覺其難通又必欲掩覆其過故注莊五年曰公與一國行師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以彫飾此文也然公羊本問何以致伐不問何以

致問何以致伐者是問何以致會今不然耳問何以致者乃可説云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耳今遺其問致伐之本意更出不致之别説欲以濛澒其語營亂耳目豈通也哉且用公羊之説公伐齊取穀有何不得意哉乃云患之起必自此始按是後乃無齊患雖何休曲為之説寧足蔽其妄乎

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羊曰其稱人為執宋公貶也非也宋襄公死久矣春秋前貶之明

矣又終僖之篇貶何為乎

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羊云未侵曹也非也若未侵曹者春秋豈探其情而先書之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羊曰不可使往也非也若不可使往而刺之是得其罪矣又何更其文為不卒戍乎且殺大夫何必著其罪哉其著之罪則是加之加之則濫矣春秋直記之者見濫也傳不曉此意而妄云云何休乃復引日不日以明有罪無罪不亦迂乎

及楚人戰于城濮公羊曰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此自
戕賊者也按公羊本云楚無大夫前年伐宋圍緡雖以
師行猶自從本稱稱人而已今忽如此問則是楚有大
夫也即今言之是前所言非也即前言之是今所言非
也何休乃引屈完按彼屈完乃自為尊之以當桓公特
說此文耳非常之辭何得引比乎又諸侯自用師楚自
使微者豈得不謂之大戰曷為使微者亦問之無理者
也

陳侯如會公羊云後會非也陳本不預盟約聞會自至其意其文與陳侯使袁僑如會一耳不可横出兩説

公朝于王所公羊曰天子在是也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非也若不與致天子則不書天子在是彼云天王狩于河陽豈與致天子乎

陳侯款卒何休曰不書葬者為晉文諱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天王狩于河陽公羊曰不與再致天子也何休曰一失

禮尚愈乎謂傳語有理而不合經注語無理而不可訓豈有以臣名君云一失尚愈乎一失尚愈者謂小德出入耳若顛倒君臣淆亂尊卑此罪之大者尚云愈哉

二十九年介葛盧來公羊曰夷狄之君非也白狄無名介何以得名

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公羊曰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非也公羊常例以歸者出入無惡復歸者出有惡歸無惡縱春秋歸惡於元咺書衛侯亦足矣又謂之出入

無惡可乎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曰公不得為政爾非也僖公之時大夫初未强豈敢專行哉此殆誣之矣

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公羊曰諱取同姓之田言魯此地本為晉侯所還當時不取久而取之故坐取邑也非也諸侯受封自有分矣後雖侵奪喪失有王者作皆當還之魯取己物假令本無伯主之命猶應以功覆過故魯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何有反坐取同姓之田哉又

公羊桓二年傳曰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然則為取可以為有乎曰不可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以是推之明曹不得終有魯地魯縁伯主之命而取之又何足諱哉

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何休云言及者知不得狄君非也書衛人狄盟則不成文書衛人會狄則實盟非會曰及狄者使文理相成耳亦猶晉侯會狄會吳之比也尚何疑乎

文公

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何休曰常事書者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非也文公始即位亦何不肖而諸侯遂聞之乎向若天子亦不遣叔服會葬則春秋便都無文以見文公之不肖矣又曰叔服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亦非也天子之子得稱王子猶諸侯之子得稱公子也王子有封國為

諸侯者不得復稱王子當以爵為重其未命為諸侯者自當從大夫之制或字或名理適宜之非為刺親親也又云魯得言公子者方録異辭故獨不言弟也然則魯不言弟乃春秋之常而公子慶父伐於餘丘乃云不言弟豈其幼少將兵凡此云云公羊本無其說俱出何休爾而乖錯如此可為怪歎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曰加我服也非也命為諸侯

二年作僖公主公羊曰刺欲久喪而後不能非也公自惰緩不作主耳何以知其欲久喪

及晉處父盟公羊曰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非也諱與大夫盟沒公足矣何為去其氏即内微者及晉處父盟何以辨乎何休曰使若得其君如經言邾婁儀父矣若然又不當沒公也

三年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何休曰若兩之當先言救非也若實伐楚又往救江豈非兩之乎明此但脫以字爾

四年逆婦姜于齊公羊曰娶乎大夫略之也此雖孤經無他證據然魯初納幣乃用上卿審娶大夫者禮豈如此崇乎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公羊曰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非禮也非也禮國君薨鄰國弔之其敵體也猶含賵襚共一大夫況王者於其臣妾乎何休曰不從含晚言來者本不當含按公羊例不及事言來其常也今含不及事自可言來何害於不當含而又去來乎又傳譏兼

之不識含也則傳意以含為禮注意以含為非禮其自相反戾至如此

王使召伯來會葬何休曰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非也天子會葬諸侯而有早晚小失耳未可集以為過也何至遂貶去天乎

六年葬晉襄公何休曰刺公不自行非禮也諸侯薨大夫弔自會葬吾不知此在何禮周有千八百諸侯統計五十年死亡略盡是一歲凡有三十六君死也如一一

會葬雖疲死道路猶未能適況又外有朝會內有祭祀如何得暫假而行之乎言不近理無甚此者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公羊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何為出奔射姑殺也此問之非也處父見殺射姑出奔何有可疑而明射姑殺處父乎成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宋華元出奔晉然則殺山者亦華元乎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公羊謂不告朔禮也猶朝于廟

非禮也非也閏雖無常而政有常安得不告假令閏十
二月者必有立春立春之政所當告也若就前月告之
則先時若就後月告之則不及時夏書曰先時者殺無
赦不及時者殺無赦由是觀之則自當告也
七年公伐邾婁甲戌取須朐公羊曰取邑不日此何以
日内辭也使若他人然非也僖公時亦嘗伐邾取須朐
矣何不為内辭哉何休曰所以深諱者危之盟不見序
弁為取邑故按僖公取須朐之年與邾戰於升陘敗内

之師理亦可諱而何故不日以為辭哉又僖二十六年伐齊取穀書公至自伐齊者公羊以謂雖得意且有後患故從不得意之例以致公也然僖公後卒無患令止緣取邑之故故扈之盟不見序可謂後有患矣何不書公至自伐邾婁以起不得意乎夫取穀無患也書公至取須朐有患不書公至何二三哉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公羊曰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非也在會者皆諸侯也既與公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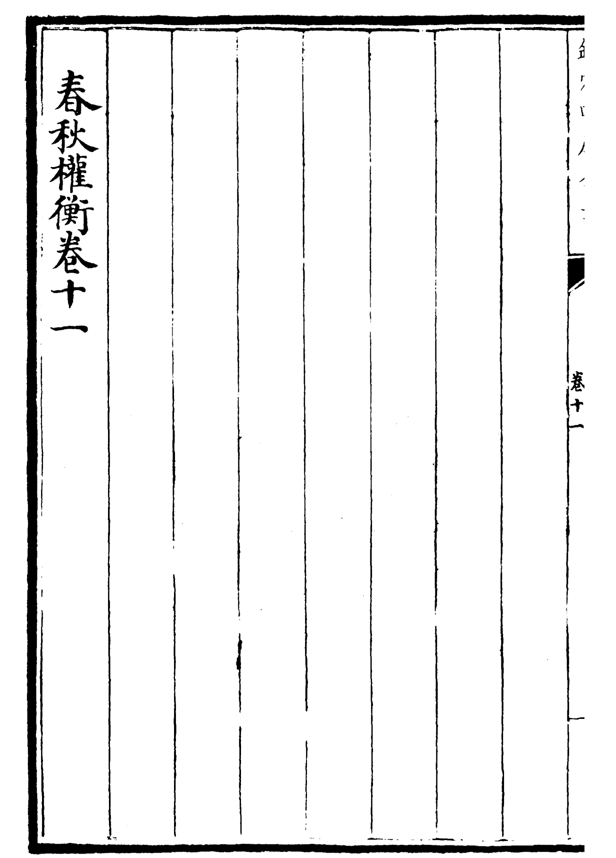
矣又何云眣晉大夫乎且諸侯不欲與魯侯盟乃敢眣晉大夫使之盟乎皆事之不然者也

徐伐莒何休曰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故狄之非也徐亦夷耳書云徐戎並興非至今乃狄之也

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何休曰日者嫌敖罪明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按公羊所説經義明矣而何休横以此例紛亂之是畫蛇足者也且敖之罪加日何以能諱不日何以能益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公羊曰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非也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不舉名氏以謂宋無大夫也今此舉官亦云無大夫若實内娶無大夫者都無所舉是矣或官舉或不舉何哉

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公羊曰兼之非禮也非也僖公成風猶惠公仲子耳若以謂兩人者豈可敘母於子下哉禮曰婦人三從是謂婦人無專行耳如遂令母在子下不可謂知禮


春秋權衡卷十一

春秋權衡卷十二　公羊五

宋　劉敞　撰

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曰長狄也非也春秋有赤狄白狄山戎陸渾戎淮夷之類記夷狄如此之詳也苟有長狄如公羊所說蓋長百尺無為不言長狄也

十二年盛伯來奔公羊曰失地之君也非也邢遷于夷儀此自遷也宋人遷宿此亡國之文也盛降于齊師此亦自降也齊人降鄣此亦亡國之文也此類分明理無

可疑然則郕本未亡公羊強謂之亡此郕伯自來奔魯
公羊謂即莊公時所滅者且莊公至今七十餘歲矣又
曰與郜子相似亦可怪也

叔姬卒公羊曰母弟也非也子叔姬者子叔姬也

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公羊曰曷為以水地河千里而一
曲也非也河曲者亦地名爾豈謂千里一曲乎若千里
一曲悉可名之河曲是三河之間無他地名直曰河曲
而已不亦妄乎何休又曰起兩曲葢非也戰于濆泉公

羊曰濆泉者直泉也可謂兩曲乎

十三年陳侯朔卒不書葬何休曰盈為晉文諱也劉子曰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十四年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公羊曰道淫也非也按齊舍未踰年魯人豈以女子之縱令世衰多居喪而娶者春秋猶書子叔姬歸于齊

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何休曰不稱使者宋無大夫按司馬即大夫之官華孫即大夫之名何謂無大夫乎

又祭叔來聘何休云不稱使起我無君令此不稱使又云無大夫其言雜亂不可條理豈不甚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公羊曰何以不言來内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按此言脅我則近矣其說不言來之意則謬矣有來者有不來者此其不來者也春秋據實而書耳非為内辭也且文稱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見脅明矣何必云來也哉又曰筍將而來按敖死殆十月豈可置之編輿以行此又理之不然者 闕

諸侯盟于扈何休曰不序不日者順上諱文使若扈之盟都不可得而知非也扈地雖同文公之行有善惡惡自當貶善自當襃何有貶其前會之惡遂舉地而諱之乎若以文公之行無改者此扈之會猶前扈之會也是又不然按十三年還自晉注曰文公前扈之盟不見序後能救鄭之患不逆天王之求上得尊尊之義下得解患之恩一出三為諸侯所榮若此文公可謂能變矣秦穆能變公羊以為賢文公能變春秋反追其舊惡乎何

謂順上諱文使扈之盟為不可知哉

齊人來歸子叔姬公羊曰其言來何閔之也非也加來何以為閔不加來何以不閔此直來歸耳無强説也凡公羊言來歸之意多若此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公羊曰入郛書乎曰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非也入郛殆矣幾乎入矣勢不輕於圍豈得不書乎

十六年宋人弑其君處臼公羊例曰大夫弑君稱名氏

賊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賊者窮諸盜非也大夫弒君有稱名氏者有獨稱名者有稱人者所謂賊者也至於盜則皆盜賊矣非所謂賊乎賊者也大夫相殺正當明其罪王札子殺邵伯毛伯是也稱人者其有罪者也其文意分明可不講而得又何紛紛乎凡弒君者公羊或云當國或云不當國使春秋之例此可通也固足信也今當國者或不當國不當國者或當國例與文反豈可賴乎且公羊分別當國以謂見輕重也夫弒君者何

惑於輕重乎而固分别之哉

宣公

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曰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非也大夫待放者以道去其君者也君放大夫者寛其罪於死投之於遠者也若放驩兠于崇山之類也無去是云爾豈非正乎

晉趙穿帥師侵柳公羊曰柳者天子之邑也不繫乎周者不與伐天子也非也信如公羊之言柳為天子之邑

趙穿伐之晉罪大矣春秋曽無文貶之乎郤缺所以稱人者納接菑也無駭所以不氏者始滅也衛侯朔所以絶者犯命也以郤缺論之則晉當稱人以無駭論之則趙穿當名以衛侯朔論之則此誅絶之罪其無文以貶之何哉

二年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何休曰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非也一國之卿戰而大敗敗而見獲其恥可知矣春秋雖不明之人獨不見乎又

成十五年宋華元自晉復歸于宋何休曰不去宋者華元賢大夫故繫文大之也此一華元之身或冒宋以惡賤之或冒宋以美大之是何淆亂哉

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公羊曰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非也聖人作經曰諱國惡云乎豈曰文過云乎誣人甚矣

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公羊曰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非也昉以高固之

來故弁書以譏之爾無他義也

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公羊曰趙盾弑君何以復見此問之迂者其意欲發盾非弑君也不知例不可通也凡弑君復見者寧止盾乎以謂盾復見則非弑君宋萬復見亦非弑君乎說者乃巧辭蔽之如此誰不能者然去道已遠矣

八年仲遂卒于垂公羊曰不稱公子貶也是也何休曰貶加字者起嬰齊為歸父後大宗不得絶也非也必如

休言季友卒復欲起誰為後乎且古之人賞善罰惡不私其親弑君者滅其人汚其宮何大宗不可絶哉

九年取根牟公羊云邾婁之邑也何休曰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劉子曰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公羊曰言我者未絶於我也非也若未絶於我經何故得書齊人取濟西田乎何休又云明齊不當坐取邑如此春秋書齊取之者乃非也迷

惑至如此按僖公取濟西田本當得之何休以謂坐取田令齊人取濟西田本不當得之何休以謂不坐取田持議詭僻非所謂使民無所措手足者乎

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何休曰所聞世治近升平記外離會言會者殊夷狄也非也會狄者便文耳他時中國離會可曰某人某人會於某狄不當稱人又不可曰晉侯狄會於某書會狄者便文故也休不曉其意而造異端其實於道無所損益

楚人殺陳夏徵舒公羊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也非也此譬猶蔡人殺陳佗耳何以異哉且外討弒君之賊何不得乎假令於義小負尚未可貶稱人也田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請討之聖人豈不知義而欲陷其君使至於貶者如公羊意是謂仲尼不知義也

納公孫寗儀行父于陳公羊曰納公黨與也按公羊例立納入皆為篡此公孫寗儀行父稱納者篡大夫乎其謂之公黨何哉何休曰徵舒殺君二子如楚訴之徵舒

之黨從後絶其位然則二子之位本不絶也困於賊臣故失職爾今何以謂之納反從篡書乎

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公羊曰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君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非也大夫不敵君而荀林父獨得稱名氏以敵楚子此可謂與晉而不與楚子為禮而非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城濮之戰子玉得臣不見名氏公羊以謂大夫不敵君也彼子玉以不見名氏為不敵君二者

孰能知之乎又城濮之戰晉文公也令邲之戰楚莊王也二君者皆公羊所賢同為設義而乖異如此此雖使公羊復生吾知其必不能合也而諸儒競為文飾以惑後進豈不可怪也哉

十四年曹伯壽卒何休曰日者公子喜時父也劉子曰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公羊曰大其平乎巳也非也臣無專美古今之通誼也且莊王非不賢者司馬子反何

不退與其君謀而遂擅與宋平且吾觀子反既以宋情告莊王而莊王更怒者其意非必獨惡子反之以軍糧告宋也亦慍子反之擅平於外也故曰舍而止如使莊王素懷不仁之行必且窮國之力而甘心焉是由子反激之也而子反乃令劫君以先歸而後僅克成其功亦幸莊王素有仁人之心爾故子反進則擅君之美退有邀君之罪二者無一可而春秋乃大其平乎已可謂義乎

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公羊曰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非也赤狄狄也潞氏狄之別也潞子其君也夷狄之君稱子周禮也非為善而亡也蓋迷於有爵爾

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何休曰言及者留吁行微不進非也言甲氏留吁則似一國言甲留吁則一國愈明故以及絶之為二國也又氏者所以配甲也非為行進也文固不可曰晉人滅赤狄甲及留吁又不可

曰晉師滅赤狄潞以潞子嬰兒歸故以氏足之爾公羊乃謂國不若氏非通論也

成周宣榭災公羊曰新周也非也吾既言之矣

郯伯姬來歸何休曰嫁不書為媵也來歸書者後為嫡也若其始嫁時郯子未為君亦當不書休何用必之乎此非君子之言也

成公

元年作丘甲公羊云譏始丘使也何休云使丘民作甲

非也若如此經自當言丘作甲非作丘甲也且如何休所譏春秋當為惡其使農為工亂四民之業爾然則當言農作甲或言民作甲何故云丘乎丘者井邑之類若丘民作甲井民獨不作甲乎春秋但曰井作甲豈不益明而度邑指丘其意何哉

二年戰于鞌公羊曰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内也非也春秋不王魯吾既言之矣且曹何以獨無大夫乎若曹以小國故無大夫鄭亦伯也亦無大夫乎且春秋

之正諸侯也以王爵不以土地廣狹也曹鄭同儕一有大夫一無大夫何哉

齊侯使國佐如師公羊曰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非也君不行使乎大夫者謂安平無事耳今兩國治戎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君命有所不受其重且專也可知矣行使何傷又諸侯會晉師於棐林實趙盾之師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也君不會大夫故可言晉師不可言趙盾師今此亦言晉師足矣乃

其常文何以為不行使大夫乎

取汶陽田何休曰不言取之齊恥乘勝脅齊求賂也非也此乃取齊所侵地耳何恥之有

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人鄫人盟于蜀公羊曰其稱人何得一貶焉云爾吾不識此語得貶云者竟何事也吾欲問之

五年梁山崩公羊云外異不書非也迷於百二十國寶書不知據魯史爾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田歸之于齊公羊云內辭也脅我歸之也非也此直書其事耳亦何內辭哉又云鞌之戰齊侯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亦妄也仲尼稱顏子三月不違仁以謂難也如齊侯遂能若此過顏回遠矣國人歸之諸侯畏之死何以復謚頃公乎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公羊曰錄伯姬也非也伯姬雖賢然當此之時未有可賢者賢在其守死善道非禮不動耳豈可先事襃之哉

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公羊曰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是謂天子天王等耳而何休說之又異其文意自相伐也是非之說可勝紀乎

衛人來媵公羊說與納幣同非也

十年乃不郊公羊曰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是矣何休乃言諱使若重難不得郊其意欲指乃難乎而也不知本不可稱而不郊也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休又云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夫不免者直

繫之耳何說盜乎且此又小惡不足以深諱也

十五年宋華元自晉歸于宋何休曰不省文復出宋華元者以憂國為大夫山所譖大之也非也此但常文耳無所見義必欲為之造說者宣二年書宋華元以謂賤恥之若實賤恥乎若實美大乎何二三也

宋魚石出奔楚何休云後言復入者出無惡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非也此本不當為例且不可推之也向令魚石不復入彭城便當指之為殺山者矣休意欲為

漏言護短故為此觧短不可護而拙彌甚

會吳于鍾離公羊曰曷為殊會吳外吳也非也一地而再言會者明一會也吳則其君矣未可以爵通又不可稱人稱人則下從大夫之例故須云會吳以成其文也若實外吳者後吳人會向何以不殊之又會於申有淮夷亦何以不外之吳豈不若淮夷哉夫太伯至徳實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伯父也春秋豈端外之乎

十六年會于沙隨不見公公羊曰公不見見大夫執何

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公幼也非也按公即位至今十有六年矣豈得云幼哉近上不郊不免牲等公羊輒云公怨天怨懟有不敬心也若此時尚幼彼時固甚幼幼不當恥何苦責之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公羊曰代公執故仁之非也凡國有罪而執其正卿禮也又公羊說公時尚幼則罪非公為罪非公為則正卿當執矣此乃行父致恥於公春秋何故反仁之乎理茍不足仁之則舍於招丘

都不如公羊之語也又晉人來乞師而不與何休云不書者無惡亦非也晉為伯主伐叛討罪所以恭王命也乞師於屬諸侯其意甚恭而魯人靳不予之是惡矣何謂無惡乎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曰九月非所用郊也非也五月郊何不加用乎五月豈所宜郊乎且如公羊之言春秋但譏郊失時爾直曰九月郊理豈不明而加用乎又曰用然後郊明公羊初未了經意聊為此說爾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公羊曰非此月日也待君命然後卒大夫非也君之許嬰齊為大夫固在前矣君至而後明之爾然則卒嬰齊當在致公之前無疑也若以嬰齊反未至故不得以大夫卒之者嬰齊之卒竟未為大夫則嬰齊終不合卒無為但移卒於致公之後也若以公許之則成大夫矣先公未至卒之何傷乎假令國人未知公命不録其卒公後告之乃追録其卒既追録之固應在致公之前明公之許之為大夫也固在前爾

豈不可乎又公孫敖卒于齊彼不待公命何為卒之哉物有似是而非者此之謂也

襄公

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公羊曰後會也非也吾於陳侯如會已言之矣又曰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何休云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亦非也成二年戰于鞌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當此之時亦得齊國矣則何不復出齊國佐乎

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公羊云相與往殆乎晉也非也請觧之於滅

會吳人鄫人於戚公羊曰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是也言不可以為文辭也然公羊問吳何以稱人者是謂吳不當稱人也則非矣各有所施此年會吳於善稻其君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其臣來會也君臣異辭此所以不同非為欲抑鄫人故進吳子為人也且若所言春秋序吳於鄫上則是抑鄫矣亦無緣更進吳也

六年莒人滅鄫公羊曰鄫取莒公子為後故春秋書之同於滅也陸質曰若鄫取莒人為後者罪在鄫子不在莒人也春秋應以梁亡之例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而已此言善也

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公羊曰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不忍言也非也臣弑其君孰與乎弑其父哉弑其父春秋不為中國諱也今何故忽為中國諱弑君乎又人弑其君不務正其罪而顧欲遮覆掩匿

使為惡者不顯而銜寃者不報此所謂以利口覆邦家者也非君子之辭也又曰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亦非也未見諸侯者記事之次序耳何足問乎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公羊曰邑不言圍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非也伐一事也圍一事也取一事也三者不相亂明矣而猶云云不亦惑乎又此下有季孫宿帥師救台即莒人已取之者尚何救哉又十五年齊人伐我北鄙圍成公救

成至遇公羊曰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是謂齊已取成矣明年又有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即已取之者安得又有一成而取之乎又十五年公救成至遇下云季孫宿帥師城成郛即齊已取之魯安得郛之乎

十八年白狄來公羊曰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似近之矣其實非也王者正朔本不及夷狄豈責夷狄以行朝禮哉苟為順其俗而至者其有慕中國之心斯可謂朝矣

十九年公至自伐齊公羊曰何以致伐未圍齊也非也若諸侯實未嘗圍齊者春秋何得書之乎且春秋所謂紀事之書而非記意之書豈得探意以為事哉

取邾婁田自漷水公羊曰漷移也非也向者執邾子乃為此爾且如公羊言魯以漷自移而取田春秋乃坐其君以盜地乎何悖也

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公羊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非也若兵未出境豈得擅還哉春秋

記其至𣪠者乃所以明境外得専之也與公子結于鄄

一例矣何休曰言乃者士句有重難廢君命之心亦非

也乃猶即爾譬如箕子乃言之類直謂遂然非必重難

也大凡以乃對而則而輕乃重謂若乃克葬而克葬二

者文通而字異故得以别輕重若文不可通則亦不可

通也乃不郊乃還乃卜三龜若此之類訓與即相近非

復乃克葬之等也然則理自不合言而非不欲言也

二十二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公羊曰邾婁無大

夫非也其曰重地是也假令賤者竊邑來奔不可但云邾人故須著見其名示有以懲勸也

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公羊曰以近書也此文過飾非之辭非要言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公羊曰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非也若盈能入晉禍已闕矣且何能勿納乎夫盈之不單身入晉審也苟焉不能入晉矣則雖由乎曲沃亦何能入乎然則由曲沃之士衆以入

者也春秋宜先明其復入曲沃乃後言其入于晉今何故反顛倒之乎按盈入于晉晉人不納盈為未嘗得入也春秋不當書入矣由乎曲沃而入是得入也春秋當書入矣不當書而書當書而不書是何謂春秋乎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公羊曰先救後次先通君命也非也大夫受命而出豈有君命而不通哉何必為此文乎

二十五年諸侯同盟于重丘何休曰會盟再出不舉重

者起諸侯欲誅崔杼按是後遂無誅杼之事則此妄語也

衛侯入于陳儀公羊曰曷為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弑也非也衎雖失位非剽臣也剽雖得國非衎君也春秋豈謂衎為諼君乎哉何休又謂衎不能自復遂詐為剽臣此非人之情何有此事哉入于陳儀者猶突入于櫟公在鄭爾不須多疑而更紛紛也

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何休曰痤有罪故平公書

葬如休言者瘞何以不若鄭叚省其氏乎瘞不省氏無惡明矣且凡葬者臣子之事也君弒不討賊不書葬者以為無臣子故可以至此焉今以誅大夫之故故去其葬謂誅大夫與弒君比乎且凡君殺母弟世子則直稱君殺大夫則稱國所以貶之已明矣何頼於葬不葬乎晉人執衛甯喜公羊曰不以其罪執之非也晉為伯主不討賊不執人則已矣今欲討賊且執人而反不以其罪執之何哉此殆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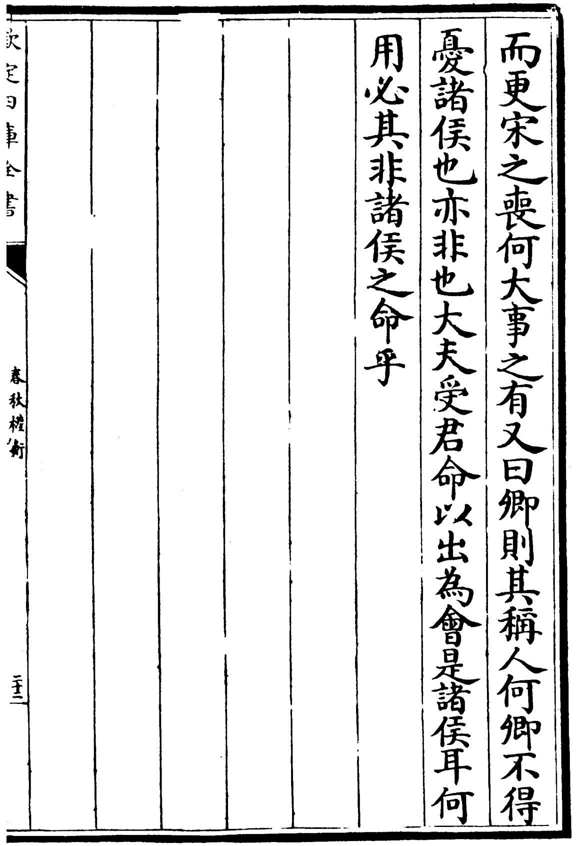
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公羊曰已約歸至殺甯喜然則喜非復有他罪也衛侯以弑君誅之耳以弑君誅之何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乎謂衛侯不當誅喜乎何以責定公不能討季氏也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公羊曰曷為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為殆諸侯為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非也此乃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耳何謂殆諸侯乎假令衛石惡實惡人者何至能變亂諸侯之盟乎衛比

諸侯亦小國耳何至諸侯遂危懼之乎皆事之不然者且石惡名爾行未必惡也謂名惡者行惡名善者則行善矣董賢可謂賢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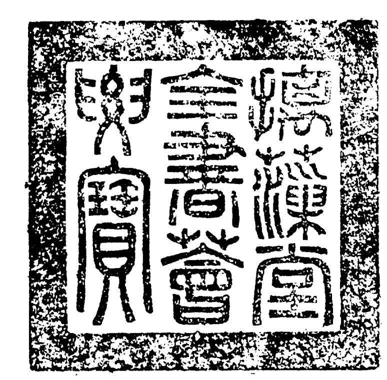
三十年葬宋共姬公羊曰外夫人不書葬非也内女不書卒者常禮也嫁於諸侯則書之既已録其卒矣何得不録其葬乎唯所貶乃不書葬耳

會于澶淵宋災故公羊曰録伯姬也非也宋災故者豈善之乎又曰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亦非也諸侯相聚



而更宋之喪何大事之有又曰卿則其稱人何卿不得憂諸侯也亦非也大夫受君命以出為會是諸侯耳何用必其非諸侯之命乎

春秋權衡卷十二



覆校官編修臣查瑩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舉人臣張慎和